

不屈的家国抗争史诗

闯关东

高满堂 孙建业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宣纸版
第肆卷

宣
纸
版

一部不朽的家国抗争史诗

闯关东

第四部

高满堂孙建业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闯关东(宣纸本) / 高满堂, 孙建业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10

ISBN 978-7-5063-7120-9

I. ①闯… II. ①高… ②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35734号

闯关东 (宣纸本)

作者: 高满堂 孙建业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星

封面题字: 欧阳中石

装帧设计: 河上·刘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扬州文津阁古籍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88×290

字数: 700千

印张: 95

版次: 2013年10月第1版

印次: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120-9

定价: 560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ISBN 978-7-5063-7120-9



9 787506 137120 9

第四部

一九二八年，国民革命军北伐，奉系接战不利，张作霖决心退出北京。同时张作霖也没有答应日本侵略中国「满蒙」的条件，日本人好心遂起，决定除掉他，重新扶植在东北的代理人。六月四日，他们制造了「皇姑屯事件」，又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帝国主义的残暴本质。民族矛盾骤然尖锐，东北大地陷入一片风雨飘摇之中……

「鲜儿，在这儿呢？」秀儿跑过去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鲜儿，「啥事？还把我叫出来，去家裏说啥好？爹娘老想你哪。」鲜儿说：「我在马路上溜达呢。」秀儿说：「雨腥腥的天，上这马路上溜达，有啥话不能进家说？」鲜儿说：「我觉得这两天风声挺紧，各处的官军，警察都抽了大烟，像疯子似地，看谁都得拿上两眼。我怕到家里给家里添麻烦。」秀儿点头说：「还真是，饭店里一天来好几拨警察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」鲜儿说：「我还要问你呢，传武这两天没回来？」秀儿说：「他还在北平呢，这两天也没来信。」鲜儿沉默片刻说：「传武要是在家，或许能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」秀儿说：「你就为这事儿来的？」鲜儿说：「还有件事儿，下月初八是咱爹六十六岁的生日，老话说，五十五阎王差到数一数，六十六一刀肉，是闺女在家人六十六岁生日的时候献上一刀肉，免灾去祸。我不方便回去，你就代姐娘办了吧。」秀儿说：「姐娘心疼你。」鲜儿一笑，递给秀儿一个包裹说：「这是八十块大洋，算我孝敬咱爹的。」秀儿说：「那

舉國舉國！故中國節憂和謹小時帝國主義的舉本則。因為不遇雖然尖銳，東北大眾商人一具風雨驟降之中……

朝余料，日本人投心叛離，必安領料辦，應商對應有東北的商人。六月四日，由口補查了「皇族事務」，又一方在關
一八二八年，國男革命軍北行，奉天對越不降，東北軍兵小撤出北京。同由進有露出好官答立日本受舉中國「商業」

第三十一章

细雨蒙蒙，哈尔滨市内那座标志性的索菲亚大教堂，在暮色的雨中，静静地伫立着。四味楼已经改装成中西合璧的店面风格，全然找不出当年山东菜馆的寒酸模样，唯一不变的是，饭店内依然是宾客盈门，生意兴隆。

秀儿打着伞冒着小雨匆匆从饭店里出来，在道口张望了一下。远处一辆带篷的马车上，鲜儿挑开篷厢的帘，招呼说：

「秀儿，在这儿呢！」秀儿跑过去上了马车，问：「啥事？还把我叫出来，去家里说说话多好，爹娘老想你哪。」鲜儿

说：「咱在马车上慢慢说。」秀儿说：「雨腥腥的天，上这马车里干啥？有啥话不能进家说？」鲜儿说：「没觉得这两天

天风声挺紧？各处的官军、警察像抽了大烟，眼珠子锁亮，看谁都得多盯上两眼。我怕到家里给家里添麻烦。」秀儿点

头说：「还真是，饭店里一天来好几拨警察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」鲜儿说：「我还要问你呢，传武这两天没回来？」秀儿

说：「他还在北平呢，这两天也没来信。」鲜儿沉默片刻说：「传武要是在家，或许能知道出了什么事儿。」秀儿说：

「你就为这事儿来的？」鲜儿说：「还有件事儿，下月初八是咱爹六十六岁的生日，老话说，五十五阎王来到数一数，

六十六一刀肉。是说闺女在老人六十六岁生日的时候给买上一刀肉，免灾去祸。我不方便回去，你就代姐姐办了吧。」

秀儿说：「姐姐心怪细。」鲜儿一笑，递给秀儿一个包裹说：「这是八十块大洋，算我孝敬咱爹的。」秀儿说：「那

我替咱爹收下了。」鲜儿又拿出一个小包来说：「这是给生子的，你给那文嫂子吧。你和传武还没有个孩子？」秀儿说：「他还是那样，回了家也不住下，看看咱爹咱娘就走。」鲜儿叹口气道：「咳，他这个驴性子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。」秀儿说：「就这么过吧，都那么多年了。」

鲜儿说：「妹子，等哪天见到他，姐非把事情掰扯清楚。他再不掉头，姐永生永世都不见他了。」秀儿说：「姐，不用了。」鲜儿说：「妹子，这事听姐的，姐就做主了。」赶马车的车夫忽然脆响地甩了一下鞭子，鲜儿说：「有情况了，我先走，不送你回去了。」秀儿下了车，两人别过。

朱家人正在吃晚饭。文他娘一个劲儿地往小孙子生子碗里夹菜，小碗里冒尖的一碗。传文说：「娘，你别撑毁他了。那天在饭店里来了个洋毛子，人家说外国人不让孩子吃太饱。」朱开山一瞪眼说：「咱是中国人，听他们胡咧咧。来，乖孙子，都吃了。」说着又给生子夹了一片大肉。文他娘问那文：「大媳妇，秀儿也没和你说明就出去了？」那文说：「娘，伙计们说，她才刚接了个电话，啥也没说就着急上火地出去了。」文他娘说：「上哪去也没说？」那文说：「没有。」生子插嘴说：「娘，俺二婶还拿了把伞走了。」

文他娘说：「咳，这孩子去哪也不放声吗？」玉书说：「娘，俺二嫂也该出去走走了。整天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啊。」那文说：「他三婶，秀儿不是你，你是教书先生，不在外面跑动也不行。她就是个媳妇子，哪能整天上大街上抛头露面。」玉书说：「我要是二嫂，不光出去抛头露面，还得再找个人家。」传杰说：「玉书，你说些什么？」玉书说：「本来嘛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。」那文说：「啥年代咱女人也得讲究个妇道。」朱开山说：「都吃饭吧，管好自个儿的事就行了。」

正说着，秀儿乐颠颠地进了屋。生子说：「二婶，你上哪儿了？奶奶都着急了。」那文说：「你呀，蹓哪去了？叫一家人不放心。」秀儿笑着说：「大嫂，咱家的事儿你啥都知道，我问你，下月初八是个啥日子？」那文想了想说：「不是哪场赶庙会啊？」秀儿更乐了说：「还赶庙会呢！你唱大戏得了，是咱爹六十六大寿！」那文说：「是吗，爹？」朱开山点点头。文他娘说：「秀儿，你咋知道的？」秀儿坐下来，说：「刚才，俺去见鲜儿了，她说的。」文他娘说：「鲜儿咋不进来啊？」秀儿说：「她说，这两天警察们查看得挺紧，进家来，怕不方便。」

她把一个小包给了生子，说：「这是你姑姑特意从山上捎下来的。」又拿出个包裹来说：「这是鲜儿孝敬俺爹的八十块大洋。」朱开山说：「这两天街面上是不同往常。官军、警察像是多了不少。」传杰说：「对了，今天我听人说，张大帅在奉天叫人给炸了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。」朱开山说：「有这等事？」传杰说：「是啊，好几个人都这么说。」朱开山叹一声说：「乱世啊，一方的封疆大吏都能叫人给炸了！」文他娘惊道：「传武没事吧？」传杰说：「娘，二哥跟少帅在北平呢。」

气氛顿时有些凝重，一家人都不大说话。只有生子玩弄着鲜儿给他的东西，爱不释手。朱开山坐在椅子上，不住地打盹儿。文他娘说：「他爹，要是困了，就上炕去吧。」朱开山睁开眼说：「没喝几口酒，这眼皮子怎么就发沉了？」文他娘说：「当你还是十八、二十三哪，六十六啦！」朱开山说：「老了，一晃咱来关东都二十好几年了。」文他娘说：「是啊，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，孙子都有了，咱能不老吗？」朱开山叫那文说：「大媳妇，再烫壶酒吧。」文他娘说：「刚刚还说自己不胜酒了，怎么又要喝？」朱开山说：「心里头有点儿发慌，喝点儿酒兴许能稳一稳。」孩子们看着他，谁也没敢放声。

那文给朱开山斟上酒，朱开山咂了两口说：「文他娘啊，咱是不是回趟老家啊？」文他娘说：「咱在这过得好好的，怎么就想起回老家来了？」那文插话说：「爹，是不是潘五爷去年回了热河老家，你也要跟他学？」朱开山说：「潘五爷人家是回去养老享清福，不再回来了，爹就是想回去看看。看看咱家的老屋，看看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头，完后，还得回来呀。」传文附和着说：「应该啊，俺爷俺奶的坟怕是多少年没有人培土、压纸了。」

传杰不以为然道：「爹，那用得着你亲自去吗？叫俺们弟兄谁跑一趟就得了呗。」朱开山摆手说：「你们呀谁也代替不了。今早上我做了这么个梦。」生子问道：「爷爷，啥梦啊？」

朱开山说：「傍晚天亮的时候，我梦见在一条大河边，遇见俺娘了。俺娘说，家里的房顶塌了，叫俺回去看看。俺正不相信呢，就听河对面有人喊，回头一看，那不是俺爹吗？爹招着手，要我和俺娘过去，我一看河水滚滚滔滔怎么过啊？可是俺娘扯着俺的手就下了河。你们说神奇不神奇？俺娘俩走在河底下，都能听见头上面水里的沙子，沙啦沙啦地响。猛然间，眼前有一只大脚，一抬头见正是俺爹。他一伸手把俺拉上了岸。岸边上，景色那个好啊，粉莹莹的梅花开得一片一片的。我问俺爹俺娘，咱家的房子在哪啊？爹娘指着几棵梅花树中间的空地说，那不就是吗？我走到近前，见那空地竟是一盘塌了的坟头！我这么一惊就醒了，心里头一阵一阵地心慌。」

生子问道：「爷爷，这梦啥意思啊？」朱开山说：「是你太爷太奶想爷爷了。爷爷得回去看望看望。」那文说：「这坟的事儿可是个大事儿。历朝历代的皇帝老子不光活着的时候得给自己选一个风水好的陵寝；死了，子孙们还得按时去祭拜。不然的话，天下就别想消停。咱倒不是皇家，可是，祖坟的事儿也不能马虎呀，俺爷俺奶的坟要真是塌了，可要妨着咱这些活着的人了。」玉书反驳她说：「大嫂，做梦的事儿没那么玄乎。中国人说，昼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现代外国有个

人叫弗洛伊德，他说，梦是愿望的达成。也就是心里想的事儿在梦中实现了。咱爹说得对呀，就是想自己的父母啊！」朱开山说：「文他娘，我看哪，咱就回去一趟吧。」文他娘说：「行啊，你定的事儿，谁反驳也没有用。」

那文说：「你们二老也不能自个儿走啊，这山长水远的。」朱开山说：「那就叫老大陪着。」传文说：「爹，四味楼的事儿交给谁？」朱开山说：「不是还有三儿和那文他们吗？」传文看了看一家人没吱声。他把朱开山扶进屋，凑在跟前说：「爹，我跟你和俺娘回山东老家，把这里一大摊子交给传杰他们，你真的就放心吗？」朱开山说：「怎么不放心，传杰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。」传文说：「爹，我怎么看传杰做事儿就少那么点儿稳当，要是咱不在家，他闹出点闪失来，回头我给他收拾，还是小事儿，你跟俺娘不都得跟着上火吗？」朱开山点上一袋烟：「老大呀，朱家的事情早晚得交你手上，可是三儿也得插手操练操练，不然的话，将来给你当帮手都是个麻烦事儿。」传文点着头说：「也是啊，爹。」

传文回到自己屋里，那文悄声地说：「咱爹要回老家这可不是好兆啊。」传文一愣说：「怎么讲？」那文说：「知道那句老话『辞路』吗？多少年出门在外的老人，突然想起要回老家，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恐怕是有去无回啊。」传文大惊道：「真的吗？那就别让咱爹回老家。」那文反倒又笑了说：「就那么个老话呗，不一定就会真了。不过，这趟道上，你多照看点儿爹倒是真的。」传文还想着爹如果出事儿怎么办，问道：「咱爹要是真应了那句老话，这家不就乱了嘛？」那文说：「怎么能乱？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长子，你就是咱家的大臣，你就得把这个家顶起来！说不定比咱爹管得还要好呢！」传文点头说：「是啊，这个家早晚得靠我来顶啊。」

朱开山两口带着传文上了路。四味楼就由那文和传杰负责打理。传杰的心思在他的货栈，对饭店生意总不上心。

这天下午，那文数落传杰说：「老三，昨晚那一桌你怎么才收那么几个钱？请人家白吃得了！」传杰笑着说：「嫂子，那不是几个朋友嘛，和朋友怎么好认真呢？」那文说：「古往今来，哪有什么真朋友，都是狐朋狗友。驴啃痒，你啃我一口，我啃你一口，哪一口啃不相应，就翻脸了。老三，和你说，今天能看上你的朋友，他准是有事情求你，哪天用上你了，他一脚就把你踹到那爪哇国去了！」传杰笑着说：「嫂子，你知道爪哇国在哪？」那文说：「我不管它在哪，往后和你那些狐朋狗友交往，自己多长个心眼儿，省得吃了亏，再满天下找后悔药！」

正说着，门外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声音。那文翻翻眼说：「不用看，这准是绍景来了。公子哥！」话音刚落，潘绍景进来。他三十仿佛的年纪，头上戴了顶飞行员的帽子，上面还套着风镜，身上穿着西式夹克衫，脚下是一双短皮靴，整个一摩登青年。他是潘五爷的亲戚，打从潘老大死后，潘五爷也无心经营生意，从热河老家找来绍景接管了店面，自己和潘五奶回了热河。

传杰笑着说：「绍景，这又上哪消遣去了？」绍景说：「试试我那辆摩托，刚换了个德国的零件。」那文说：「绍景啊，哪天把弟媳妇接来吧，一个人在这要单，就不怕早晚要出个二房、三房来？」绍景笑着说：「还接弟媳妇呢，连我自己都想要回去了。」那文说：「我看，你这是叫富贵给烧的！没出个什么力，就把潘五爷的家业接过来，还不满足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想干点儿什么！」传杰说：「人家绍景的心气大呀，留过东洋，跑过北平、上海那样的大码头，咱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？」绍景说：「大鱼咱不敢说，在这里我没法施展是真的，整天做点儿批批发发的小生意，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。当初，要是知道俺五大爷的买卖就这么个规模，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来！」那文说：「绍景啊，你是守着骆驼不说牛啊，什么大说什么，哪遭你做笔大买卖给嫂子看看。」绍景笑着朝传杰说：「三哥，咱还真得做点儿大事

情啊！不然，妇道人家都笑话咱了。」传杰也笑了说：「倒不是怕谁笑话，你我这个年岁，真应该干点儿有响动的事。」那文说：「你们哥俩，一个比一个能吹乎，俺可不听你们的了。」说罢扭身走了。

绍景凑近传杰，低声说：「你猜，有人想卖给我什么？」传杰说：「我哪知道？」绍景说：「手枪，一支小手枪。」传杰说：「你买它干什么啊？」绍景一笑道：「反正没什么事儿，玩儿呗。」

饭桌上已经摆上了几盘菜肴。生子嘴馋，也顾不上筷子，偷偷就下手从盘子里抓菜吃。秀儿进来，看见了说：「小心点，叫你娘撞见。」生子说：「二婶，今天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啊？」秀儿说：「明天你三叔要走马帮，今晚给他送行。」话音未落，那文进来了，一巴掌打掉生子手里的菜说：「就你嘴馋！这要是在你姥爷的王爷府里，非敲掉你门牙不可。」

传杰夫妇进屋来。玉书笑着说：「大嫂，这是要摆酒席啊？」那文说：「明儿个传杰不是出征吗？」传杰说：「大嫂，跑趟马帮不是家常便饭吗？」秀儿笑着说：「不光准备了菜，连酒都烫上了。」玉书也笑了说：「大嫂，真看咱爹咱娘不在家了！」那文笑着说：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爹在咱身边站着，连说句笑话都得先看他的脸子，今天，咱们也快活快活！」几个人笑着落座。秀儿给大家斟上酒。

几圈酒下来，秀儿已经有些醉了，那文又给她斟上一杯。玉书劝道：「二嫂已经喝大了，你别劝了。」那文说：「不是我要劝，你没看她望着酒盅满脸的笑吗？」传杰说：「大嫂，那是二嫂喝大了，才瞅着酒盅笑呢。」秀儿笑着说：「大嫂，俺真的有点儿晕了，不能再喝了。」那文说：「一年咱能有几遭这么乐和，一盅，最后这一盅。」秀儿说：「这样

吧，我出个谜儿你猜，猜出来了，我喝，猜不出来，你自个儿喝。」那文笑着说：「好啊，多少年没这么做了，在王府的时候，酒席宴上，都好行个酒令、猜个谜儿什么的。」秀儿说：「你可是答应了啊，我就出了。」那文说：「你出吧，保险你出一个，大嫂破一个，从小就猜谜儿，猜谜儿最拿手！」秀儿说：「听好了：大哥天上照耀，二哥大声吼叫，三哥四处乱跑，四哥泪水滔滔。猜吧，啥？」那文想了好一阵子却猜不出来，笑着说：「别说，秀儿整天不声不响地，肚子里还真藏了些锦绣。玉书，你说她猜的是什么？」玉书说：「二嫂考的是你又没考我，是什么你自己猜呗！」那文又问传杰：「老三，咱俩是一伙的，你帮嫂子猜一猜。」传杰笑着说：「嫂子，你多机灵，个人还用别人帮忙吗？」秀儿说：「大嫂，我给你提个醒吧，这四句话说的都是人世间的的事情。」那文问道：「我见过吗？」秀儿说：「你不光见过，咱这里面你年数最大，见得最多。」

生子在一旁插嘴说：「娘，头一句说的是不是太阳？」那文说：「怎么见得是太阳？」生子说：「你看，不是说大哥天上照耀吗？在天上照耀的不是太阳是啥？」那文说：「你个傻小子，猜谜儿都是拐着弯说话，能直来直去吗？肯定不是太阳。」那文一拍脑门说：「对了，人世间像太阳那么照耀的只有皇上！秀儿，你说嫂子猜得对不对？」秀儿笑着说：「对不对全叫你说了，下面那三句呢？」

那文一听以为自己真猜对了，说：「下面？下面咱就往下顺呗，二哥大声吼叫，说的是大臣，对不对？三哥四处乱跑，说的是小芝麻官，对不对？」秀儿将她军说：「那四哥呢？」那文又想想了想说：「比小芝麻官还小的那是什么呢？整天还泪水滔滔……那不就是最没有身份、最没脸面的草民吗？」秀儿大笑说：「嫂子，你精明了一半辈子，今天看来还不如生子脑瓜子快呢！大哥天上照耀，说的就是太阳；二哥大声吼叫，说的是打雷；三哥四处乱跑，说的是刮风；四哥泪水滔

滔，说的是下雨！」玉书在一旁拍着巴掌说：「对，二嫂这么解释太对了，大嫂赶快喝酒吧！」那文说：「喝就喝，不过咱有言在先，秀儿，你这个谜儿也就太土气了。王府的酒席宴上，从来没有猜这样谜儿的。」玉书笑着说：「大嫂，你老把咱家和王府比，比来比去丢人了吧？」在众人的笑声中，那文喝了一盅酒。

一辆黄包车在四味楼前停下。车夫回头对车上的客人说：「四味楼到了，哈尔滨最有名的鲁菜馆子。」客人下了车，是个清瘦的青年，神情里却有一种隐藏不住的忧郁。这个青年就是当年秀儿在放牛沟救回来的日本少年龟田一郎。一郎问车夫：「这里有打卤面吗？」车夫说：「哪家鲁菜馆子没有打卤面啊？」

一郎付了车钱，抬步上了四味楼，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，招呼跑堂的伙计说：「给我来碗小碗的打卤面。」伙计说：「这位爷，咱四味楼从来都是大碗面，但保证价钱公道，您要不还是来大碗的吧？」一郎却固执地只要小碗。跑堂的应承下来，一闪身进了后院，见秀儿正和几个老婆子在择菜，过去说：「二奶奶，有件事问你。」秀儿说：「啥事，说吧。」跑堂的说：「来了位客人，点了打卤面，偏要小碗的，咱四味楼从来没有上小碗的规矩。」秀儿说：「少收点儿钱就完了呗，怕啥？」跑堂的又说：「二奶奶，俺觉得这人不大地道，不光因为他要小碗面；他说自己是山东人，可是俺听那口音又不大像，俺怕他又是来刁难咱四味楼的。」秀儿笑了笑说：「多少年没有上四味楼闹事儿的了，怎么这么巧，今儿个就叫咱碰上了？给他上小碗的打卤面就是了。我一会儿叫大奶奶去看看。」

秀儿择完菜，去找那文，那文却出了门。秀儿只得自己到了前厅，只见一郎端着那小碗的打卤面，吃得正香，没等吃完回头喊道：「跑堂的，再来份大碗的。」秀儿远远地望着一郎，觉得这人好生面熟，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

跑堂的将大碗的打卤面端上来，问道：「先生，这打卤面味道还好？」一郎连连点头：「地道！真是正宗的山东打卤面，有黄花菜、蘑菇，还有咸肉片，味道真美！」跑堂的说：「您是山东人？」一郎点点头说：「可以说是。」跑堂的说：「可是听您的口音，倒不大像。」一郎笑了笑，不再言语，低头吃面。

秀儿渐渐转到一郎面前，轻声道：「先生，您贵姓啊？」一郎抬眼瞅了一下秀儿，说：「免费姓桂。」秀儿轻轻笑了笑：「听着挺别扭，是哪个贵啊？」一郎说：「桂花的桂。」秀儿又问道：「和你打听个人，不知认不认识？他是个日本人。」一郎一愣，再次抬头，盯着秀儿说：「你说，他叫什么名？」秀儿嘴角带着笑意说：「龟田一郎呗。」一郎愣了，直直地瞅着秀儿，忽然一阵惊喜说：「你是不是秀儿啊？」

秀儿确认了一郎的身份，扑哧笑了说：「连我都不认得了？你那条命还是俺捡的呢！」一郎腾地起身，一把抓住秀儿的手说：「秀儿，我怎么就没认出你呢？你怎么在这？」秀儿说：「我怎么不在这儿？这四味楼就是咱家开的。」她轻轻推开一郎的手。一郎的脸红了，说：「是吗？咱爹咱娘呢？」秀儿说：「前两天，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了。」一郎说：「秀儿，」他赶忙又改口说，「我应该叫你二嫂吧？」秀儿说：「对啊，俺和传武成亲的时候你不还在咱家吗？一郎，你怎么还要小碗的打卤面呢？」一郎说：「怕味道不好，要多了就剩下了。」秀儿说：「为啥单点打卤面呢？」一郎说：「那年，我过生日，咱娘给我做的就是打卤面，那是我头一次吃山东的打卤面，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打卤面。这么多年，再没吃到过那么好的打卤面，今天总算又找到了！」

秀儿把一郎领进后院。一郎说：「这么气派的院子啊！记得当年咱家在放牛沟就是那么几间茅草房。」秀儿说：「是啊！和现在比，那时不差远了！一郎，刚才你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啊？」一郎笑笑说：「老和中国人做生意，说自己姓

龟田，觉得别扭，我就改了。」秀儿说：「你爹你娘现在在哪儿啊？」一郎说：「那年从放牛沟出来，我随父母去了天津，后来他们先后去世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」秀儿叹一声说：「咳，一郎，你这半辈子也挺苦啊！」一郎说：「还行吧！眼下在天津开了个商社，这回来哈尔滨一是找点儿生意做，更想的是找找咱爹咱娘。真的，这些年，老是想再意见咱家这些人。」

二人来到一扇窗前，一郎问道：「这是谁的屋子啊？怎么大白天还遮着窗帘？」秀儿说：「俺和传武的。」一郎问道：「二哥现在干什么？」秀儿说：「当兵呢。」一郎说：「你们的孩子也挺大了吧？」秀儿苦笑说：「哪有孩子啊？」一郎看了看秀儿，想说什么又改了口说：「记得小时候二哥脾气大，胆子也大，对吧？」秀儿说：「现在也还是那样，这又好像几年不着家了，跟着军队今天关里，明天关外，听说现在在北平呢。」一郎听出了秀儿的话中似有无限隐情，安慰道：「当兵的规矩严，哪能随便往家跑啊！」秀儿一声细叹道：「是啊，连咱爹咱娘都勒不住他，就更别说俺了。」两人相视一笑。

山东龙口港，天上下着小雨。下船的人一个接一个走下舷梯。传文背着大包小裹，领着朱开山和文他娘从舷梯上下来。望着飘飘洒洒的细雨，传文说：「爹，咱是不是找一个大一点儿的饭庄，歇下来吃口饭？」朱开山说：「上什么大饭庄，大饭庄闹哄，找个小店吧，清静。」

三口人下了大街，拐进小巷，进了家小酒馆。朱开山推开门，酒馆里冷冷清清。跑堂的迎上前，请朱家三口人坐下，问道：「三位要点儿什么？」朱开山说：「烫壶老酒吧！」跑堂的说：「对呀，这样的天气喝点儿老酒驱寒，解乏，菜来点儿什么？」朱开山说：「就要点儿家常的，你看着捣鼓吧！」跑堂的答应着进了后厨。

什么地方传来吱吱呀呀的二胡声，当着朦胧的夜雨，声调有些悲泣。传文说：「这小店还有卖唱的吗？」朱开山说：「卖唱哪有拉这个动静的，这是悲调《苏武牧羊》。」跑堂的端上酒菜。朱开山问道：「爷们儿，这是什么人在拉呀？」跑堂的说：「是俺家老掌柜，他没事好拽巴两下子。」正说着二胡声断了，后厨的门帘撩起来，摸摸索索走出一位老人。还没等朱开山开口，那老人先搭了腔说：「是从关东回来的吧？」朱开山一愣问道：「老人家，您怎么知道？」那老人说：「闯关东的人，回来的时候脚底下都带股子风啊，急火火往家奔的风，和走的时候不一样。」文他娘问：「走的时候是什么脚步啊？」老人摸摸索索坐下来：「什么脚步？那是迟迟疑疑拿不动腿，不愿离开故土呀。」

文他娘仔细打量老人一下，想起来了，高声问道：「老人家，你是不是隆福祥的老掌柜啊？」老人点了点头。文他娘告诉朱开山：「他就是当年有名的周大善人，我带着孩子们往关东去的时候，人家可是帮了大忙啊！」文他娘又转脸问那老人说：「老人家，还认得俺们吗？」老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：「老妹子，上哪去认得啊，这两只眼早都看不见了。」传文说：「爹，当年俺跟娘往关东去，正赶上不是顺风天，等了好几天船也发不了，是周大善人登上高台，要着宝剑，做法场，求天求地，还念叨着，快点儿起风啊，送这些苦难的人逃命去吧！」朱开山为老人斟上一杯酒，举起杯来说：「老人家，谢谢你了！没有你当年善事，就没有俺一家人的今天啊！」

老人端起杯抿了一小口说：「大兄弟，那些事情提不得了，如今别说登上高台做法场，连还能活几天自个儿都说不清了。」朱开山说：「老人家，你这眼睛没找个郎中看一看？」那老人说：「看也没有用，是想俺家老二想的。那年他听说关东那面生意好做，就揣上钱，登上了风船，可是一去就没了音讯啊。我就盼他，盼哪，盼得自个儿手上的生意扔了，眼睛也搭上了……」